



搜索

English | 中文



中国数字时代
CHINA DIGITAL TIMES

CDT 前线 ∨ 404文库 每日一语 专题 ∨ 大事记 捐助 更多 ∨

BIE别的 | 一场漫长的上海逃跑计划，中断在浦东机场

2022年5月10日

CDT 档案卡

标题：一场漫长的上海逃跑计划，中断在浦东机场

作者：BIE别的
投稿人：电报匿名读者

来源：微信公众号“BIE别的”

发表日期：
2022.5.9

主题归类：上海疫情

CDS收藏：公民馆

版权说明：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，以对抗中

CDT/CDS今日重点



【CDT月度视频】五月之声（2025）——“我们没犯法，我们要不到钱，要吃饭啊”



【404文库】“今天敲下去的字，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”（外二篇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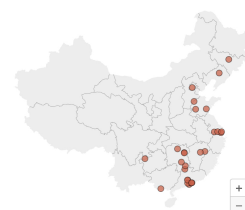
【CDT关注】“她没有说爸爸在流亡、妈妈在流亡，而是‘我们’在流亡”（外二篇）

国的网络审查。[详细版权说明。](#)

[更多文章总汇.....](#)

中国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馆

我们建立了这个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馆，持续记录全国各地的无差别袭击案，并纪念和哀悼这些案件的受害者。



他们这群人，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般，困在浦东机场的天花板下不得翻身。

一群从上海“跑路”失败的人，被迫卷入了场生存实验——没床、没固定食物、没公共交通工具，如何在机场、火车站流浪一个月？

这群“跑路”失败的流浪者，几乎囊括上海的所有“社会面”——底层打工人、都市白领，飞加拿大、瑞士、新加坡的“出海派”.....

所有人都措手不及：在城市文明笼罩的大都市里，人们被迫缩回某种原始的生存状况，被最基本的出行、食物、居住需求团团困住。

我们找了几位上海浦东机场（特指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）的滞留旅客，大部分人都在机场生活了半个多月——有回不去高考城市的准高考生 Mikey、从外地支援方舱的“方舱大叔”海哥，徒步二十多里地到机场的山西小哥张允，及飞加拿大、瑞士等的“出海派”等。所有人中，至今有一位仍滞留机场，其余人都成功离开了上海。

CDT专题



支持中国数字时代

[捐赠我们](#)

以下是他们的“跑路”故事与被困机场生存指南。

千军万马的艺考，过不了空无一人的登机口

浦东机场的流浪者，个个都有夸张的“机票取消”记录。

4月15日，上海官方疫情发布会明确表示允许外乡滞留人员返乡后，Mikey 就开始疯狂抢票。他是吉林长春人，一年前来的上海“艺考”学校。前不久，他收到了“梦中情校”——北京电影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艺考通过通知，急着回家补高考文化课去。

Mikey 惨不忍睹的机票取消记录。/图源：Mikey

他买过上海直飞长春的机票，还有飞大连的、飞上海周边城市的机票，全都被取消了。回家无门，于是他另辟蹊径地买了从上海飞青岛，青岛转机到大连，大连转机到烟台，最后从烟台飞长春的四张机票来“迂回救国”。结果，航空公司很“鸡贼”地先取消了最后一班，接着取消中间的航班，让他怎么都飞不成。他心如死灰，“现在四张票里还有没取消的呢，等着吧，过两天绝对就取消了。”

在机场待的时间越久，他买机票越是无底线妥协。有一次，有内部渠道告知他有飞“辽宁通辽”的机票，他内心窃喜，飞辽宁好啊！结果，他查了半天，才发现这是飞内蒙古通辽的机票，跟他家隔了十万八千里。但他还是买了，“只要能飞，去哪儿都成。”

过去的5天里，他的机票被退了一万八千块钱，每天平均要退三千六百元——也就是，一天差不多要退3张机票。



蓝灯·无界计划

现在，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：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，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，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“桥梁”。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（lantern）提供，了解详情。



UNBOUND

Fight global internet c

加入我们的数字
志愿者网络，帮
助解锁全球互联
网。保持此网站
打开以继续共享
您的连接。

状态: 关闭

您现在正
在帮助的 0
迄今为止
帮助的人 0
数:

添加
到
Chrome

浦东机场，候机的人与被滞留的人。/摄影：Mikey

算了算，他的机票一共被取消了 20 多次。他心急败坏地说，“是说让你返乡啊，没说机票取消率 100% 啊。”航空管家 2022 年 3 月底的数据，也印证了这一点——大型机场取消率前三的是长春龙嘉（100%）、南昌昌北（97.0%）、沈阳桃仙（95.1%）。

但机票取消时间相当“狡诈”，Mikey 说，他每次致电航空公司，对方都只会甩锅道“我们不知道，但取消的概率很大。”就像一个“渣男”，不跟你明确提分手，就一直吊着你。利用售出机票到机票退款的这段时间，“他们可以拿你的钱去赚利息，最大程度地榨干你。”Mikey 看懂了套路，却不得不入套。

航空公司最“狡诈”的一次是，Mikey 第二天一早的飞机，当天下午都没取消。他心想着，“这回该让我飞了吧”。

于是，4 月 25 日当天，他被迫签了“解封前不返校”的承诺书，头也不回地走出“艺考”学校，想尽办法搭了辆警车到浦东机场。当一切准备就绪时，他手机突然跳出一条短信，“因公共卫生原因，您的机票已被取消……”

就这样，学校回不去、附近酒店又少又贵，还可能被临时征用或封锁，Mikey 就这样被迫住进了机场。

近期飞泰国曼谷的姑娘木子，倒是提前预订了浦东机场附近的酒店。坐出租车去酒店的路上，酒店还回复说能正常入住。可二十分钟后，当她抵达酒店时，却发现门口站了一排“大白”——酒店被临时封了，只进不出。

La 制
nt 作，
由 er 充满
n 了

Show

Globe



CDT 新闻简报

订阅新闻简报

读者投稿



→ 征稿说明

近期热门视频

【CDTV】陕西蒲城县民众聚集为无故坠亡学生发声，反抗警察暴力

【CDTV】【图说天朝】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？

【网络民议】“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，是国籍，是历史，是仇恨，根本没人不在乎这个生命”

更多视频...

因此，睡机场成了他们最保险的做法。

浦东机场的“滞留链”

“方舱大叔”海哥与山西小哥张允，跟 Mikey 前后脚住进浦东机场。他俩都准备飞国内北方城市。

当然，想在封控期间进浦东机场流浪，如果没有一张被取消的机票，外加 48 小时核酸证明，都不够格。有一次，Mikey 前脚从浦东机场踏出，花几秒钟取了份外卖，后脚他就被安保拦住要求出示 48 小时核酸证明。

一旦踏出机场出口半步，没有 48 小时核酸证明，休想再进来。/摄影：Mikey

“方舱大叔”是 3 月份跟几个同乡从老家山东烟台出发，坐了辆货车到的上海宝山区某方舱医院。大叔在方舱当保安，工作了一个月后，听说家中的老父亲身体不太好，他便急着回家。这份方舱的工作是他跟招聘中介谈的，几百块一天。临走时，由于没干满规定的时间，大叔还跟中介闹了点不愉快。

跟“方舱大叔”聊天时，他已在机场滞留了一个多星期。得知我的来意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，“现在要帮助，就是（让我们）赶紧离开上海。”他操着一口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，急躁地说，“我们冒着生命危险，随时可能被感染，来支持上海、帮助上海。现在连家都回不去，真是气人。”

说罢，他还着急地冲我打听，“你是记者啊，我得到一个消息，上海有各省各地的政府派专车，给我们这种志愿者拉回去隔离，是有这个事情吗？”

近期热门播客节目

【404文库】“我说它是黑的就是黑的，我说它是白的就是白的”（外二篇）

【404文库】“现实中工人能打赢一场劳动仲裁的有多少？”（外二篇）

【404文库】“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，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”（外二篇）

更多播客节目...

媒体报道

What's on Weibo – China Is Not Censoring Its Social Media to Please the West

纽约时报 – “川主席”、“眼线男”万斯：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遭群嘲

The Guardian – ‘Why would he take such a risk?’ How a famous Chinese author befriended his censor

The China Week – Chinese mercenaries fighting for Russia, Beijing

Mikey 在机场经常充当“方舱大叔”的“翻译”，“别人听不懂他说的话，我就给他们翻译一遍。”他说，“方舱大叔”年纪大了，不太会用手机，也不会抢票，打探消息基本靠口耳相传。

山西小哥张允住在上海浦东新区曹路镇，这里有片“城中村”——由于房租低廉，成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大本营。上海疫情开始后，他们这帮“打工人”的生存境况估计比住小区的人更差——抢不着菜、揭不开锅。可山西小哥刚从“城中村”逃出，就又被困在了机场。

好在，Mikey、“方舱大叔”跟山西小哥张允都是北方人，几个人看彼此都贼亲切，索性就抱团。三人有饭一起吃，睡觉在一块，票也一起抢。滞留机场的这段时间，他们三人抢着被四五家媒体采访了一轮，成了机场里的明星。“可我现在，就像个乞丐一样……”，山西小哥无奈地说。

被困浦东机场的滞留旅客，大致分为飞国内航班与飞国际航班两派，各自抱团。国内航班的取消率极高，这一派也因此人多势众，内部还按南北方划分了小圈子。

相比之下，国际航班是最准时的，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被落在了机场。上海跟东京两地飞的龟田，在浦东机场遇到被滞留好几天的“苏黎世大姐”与“多伦多大姐”。这两位大姐，一个是飞瑞士苏黎世，另一个飞加拿大多伦多。

龟田说，“苏黎世大姐”是大连人，来上海转机时，没想到被滞留了。龟田飞走的当天早上，“苏黎世大姐”还处在机场新一轮机票取消的崩溃中，可当龟田抵达中转城市时，“苏黎世大姐”也已从浦东机场脱身，顺利到韩国转机去了苏黎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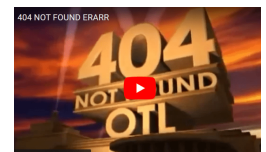
Mikey 说，只有他们这群飞国内北方城市的，处在浦东机场“滞留链”底层。

schmoozes the worl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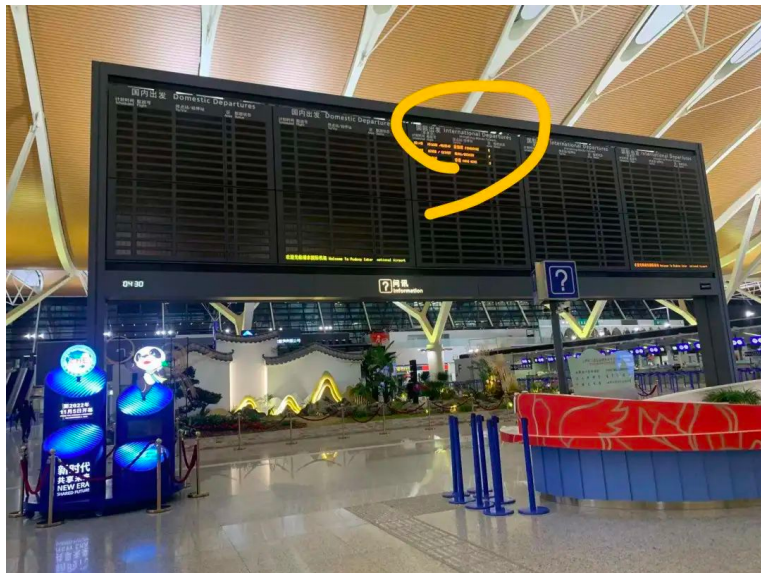
Made in China Journal – Loud and Mighty: Navigating the Future of Chinese Diasporic Media | Made in China Journal

更多内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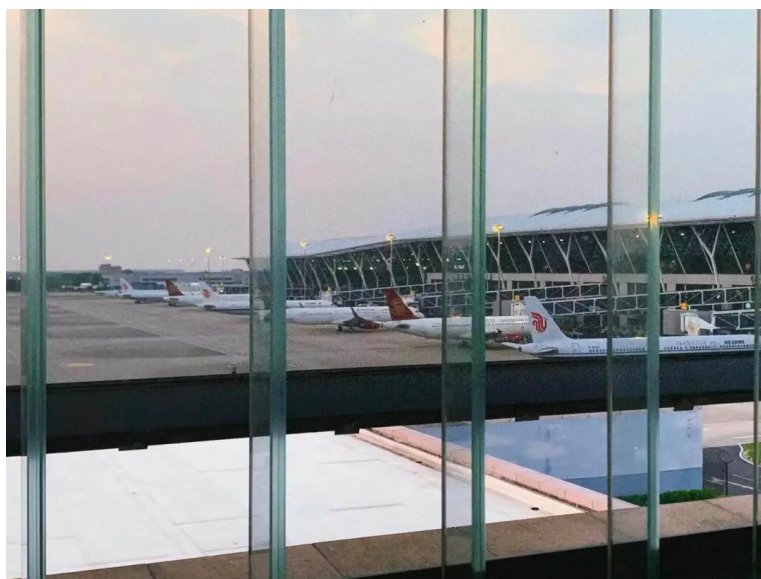
漫游数字空间



每天，只要身旁有一架飞机起飞，都能瞬间刺激他的神经。“刚才听到没，又有一架飞机起飞了。”他在机场目睹了几十架飞机起飞，“飞加拿大温哥华的、加拿大多伦多的、新加坡的、香港的、台湾的。前不久，还有飞广西南宁的。”



每天，寥寥无几的航班，几乎都是飞国际与港澳台的。/摄影：飞温哥华的姐妹July



Mikey 身后的停机坪。/摄影：Mikey

Mikey 说，他甚至在机场看到过一家人上午到的机场，下午就包机回了四川成都。这件事极大地刺痛了他，“你要说航班不能飞，这我认，但他们包机走是啥意思呢？”

Mikey 没在机场看到一架飞国内北方城市的飞机，他们这群人，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般，困在浦东机场的天花板下不得翻身。

撞见飞走的旅客登机时“拖猫带狗”，Mikey 内心嫉妒得都快滴出血来，“猫猫、狗狗都能上飞机，我上不了。”

而对于那些连机场都到不了的人来说，Mikey 已经是被羡慕的那个了。

去浦东机场的路——徒步、单车、警车

在上海交通几乎停摆的状况下，要想从家到浦东机场，只能各显神通。

外地人去浦东机场的路，是最通畅的——通常，他们只要先坐高铁到虹桥火车站，在火车站花几十块钱就能打到去机场的车。

而上海市民想从家打车到浦东机场，却要在“黑市”上花高于市场价近 20 倍的价钱。据几位租车公司老板的报价：上海市内，包车起步价 800 元；跨区的话，1500 元左右。一位住酒店的旅客说，他打车（跨区）开了十几分钟，就花了 1200 元，这还是让酒店前台争取的协议价。

老板阿冯有一家租车公司，公司的车常年在宁波与上海等地跑。上海这波疫情开始后，他们的车被征用为防疫用车，拿到了上海市政府给的“临时通行证”，成了上海车中的“特权阶层”。

上海允许“返乡”后，阿冯的这些车顺利成了“返乡车”。他得意地向我展示：“从上海回大连的美女，已经成功到达——对方出发前给了一万块押金，抵达后给了一万二，共两万二千元。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！”

上海市政府发的临时通行证。对封控期的上海司机来说，可谓一证在手，天下我有

宁波租车公司老板的收账截图

可 Mikey 觉得这分明是在抢钱，他宁愿在机场继续死磕，都不愿坐“黑车”：“这个b白赚我几万，我还要坐在他旁边，感受他的呼吸、感受他英俊的面庞跟龌龊的头脑.....”

为了不花冤枉钱，从学校去浦东机场的时候 Mikey 直接打 110 找了警察。据官方口径，上海民警接的单中，50% 都是求助出行、就医类的问题。理论上，这条途径是可行的。

但得知 Mikey 要回去高考，警察先让他出示了准考证，接着问了他一句，“为什么准考证上没有写明日期？”警察还告知他，必须在 14 天内高考，才能开“绿色通道”。Mikey 当场被这些“套话”气笑了，“我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不是小升初考试。”

再加上，如今从上海回长春，难免不在其他城市中转，并就地隔离 14 天以上。回到长春后，还要接着隔离。所以“14 天内高考，才能返乡”的规定，不免有些可笑。

最终，Mikey 通过朋友联系上另一个警察局，顺利坐上警车到了浦东机场。

去机场、火车站沿路的检查站。/摄影：上海市民付先生

山西小哥张允更加生猛，他一个人连背带扛几十斤行李，从浦东新区曹路镇出发，徒步了二十多公里地到的浦东机场。他整整走了 5 个小时，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，只偶遇了一个男人牵着俩小孩走过，路边连辆共享单车的影子都看不到。

路是手机地图导航的，有几条小路是被铁丝网封住的，山西小哥还遇到好几个检查站——几个穿防护服的警察站路边，用黄色护栏把路一挡，就是个检查站。检查站外，警察会仔细盘问：绿码、核酸、当日车票，或有无其他必要出行理由。

走在路上，山西小哥觉得自己像是军营里负重越野的“兵哥哥”，只不过他掉队了，大部队消失不见，只剩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。

“方舱大叔”要从宝山区跨越六十多里地到浦东机场，他一路换了好几种战略——徒步、电瓶车、共享单车等。途经区与区交界的地方时，他甚至要手脚并用，爬过铁丝网，并巧妙地躲过值守的警察。

检查站的警察，仔细盘问过路的人与车辆。/摄影：上海市民付先生

一开始，我会把这些故事想象成上世纪“谍战片”里的场景，实在没法与脑海中的上海对应上。直到越来越多上海人跟我讲述类似的经历，还给我看了实地照片，我才相信这些故事是如今上海普通人的出行日常。

在浦东机场“露营”是种怎样的体验？

如今的浦东机场正处在“战时”状态下——所有商铺全部关停，吃不上东西、外卖难进、车难打，所有人被

迫最大化利用现有物资。

Mikey、“方舱大叔”与山西小哥，抢占了全机场最豪华的“总统套间”——即无印良品店门口的那张木椅。木椅长两米左右，没有把手，可以整个人躺上去。全机场仅此一张。木椅的延伸处，有个像迷你版榻榻米的地方，Mikey在上面铺了张瑜伽垫，作为他们的第二个据点。三人因此免于睡冰凉的地面。

Mikey 与“方舱大叔”的豪华床铺。/摄影：飞温哥华的姐妹 July

三人中 Mikey 的年纪最小，普通话跟英文也最好，因此包揽了他们三人的对外交流。他顺利地飞走的旅客手中，拿到了充气睡袋、瑜伽垫等生存物资。他说，全机场就他们几个睡得最舒服。通常，滞留旅客从飞走的旅客那里继承他们的过夜装备，这些装备之后将流入“新来的人”手中，循环往复。

浦东机场的“轻奢套间”，是能躺的机场椅——本身能躺的椅子很少，更多是拿两排扶手椅并作一排来躺的。“轻奢套间”数量不多，极为抢手。资历深的滞留旅客，抢占“轻奢套间”的机会最多。幸存的极少数机会，只留给下一批来得最早的旅客。

两排并作一排的机场“轻奢”躺椅。/摄影：飞温哥华的姐妹 July

当然，到机场早还不够，还要够“社牛”。浦东机场过夜，不欢迎“社恐”。

飞温哥华的姐妹 July，提前一天中午 2 点左右就到了浦东机场。可她一进机场，惊讶地发现机场的两排“躺椅”上都睡满了人。她当即把整个浦东机场的机场大厅转了个遍，瞄准了一张没有扶手的软皮躺椅。椅子上当时还坐了人，她厚着脸皮凑上前去问，“你好，你们要过夜吗？”

没想到，她幸运地听到对方说他们今晚就走。于是，她开始在这张“躺椅”旁死守。半小时后，她看到机场里好的位置都被占完了，连最次的只能坐的椅子，都所剩无几了。

在这之后抵达浦东机场的旅客，要么占张椅子坐一晚，要么只能选“自助露营套间”，也就是睡地板。社交媒体上，输入“浦东机场过夜”，就能发现五花八门的“自助露营攻略”——如野餐垫配薄羽绒被；充气床垫搭配一次性野餐布；防潮垫配露营睡袋……所有这些，统称为“用过即弃过夜包”。

可实战之后，几乎所有人都会抱怨攻略欠佳——“床又冷又硬，被子就该带两床的”、“有充气床垫，就是太小了”、“感觉自己差一件羽绒服”等等。

社交媒体上的“浦东机场过夜攻略”

Nora 是极少数“露营”体验颇佳的姑娘，过夜当晚，她将自带的两个行李箱拼成一张床——一个当枕头、一个搁身子。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来免于躺在冰凉的地面，二来也是为了安全起见，“我身上所有重要的物品，都压在身下的两个行李箱内。”

她当晚的准备很全乎——穿着羽绒服、裹好睡袋，戴上眼罩、口罩、耳塞等，最重要的是，她与另一位同

伴挑了个附近有工作人员，还有摄影头对着的角落，才敢安心躺下。

最近每天在浦东机场过夜的人流，少则几十人、多达一二百人。Mikey 说，旅客聚集的机场出发层，能用的厕所男女各一个，打热水的地方，也只有一个。为了抢占稀缺资源，越靠近厕所与打热水处，睡的人越多。每天一大早，都会有人去厕所排队，女厕所尤其人满为患。

至于洗澡问题，Mikey 住了半个多月机场，一次澡都没洗过。他也没功夫想这事。

因为即使有了“机场顶配”的露宿装备，也没有和之匹配的高质量睡眠。睡在“总统套间”的 Mikey，为了防止猝死，强迫自己每天睡 3 个小时——凌晨 3 点在头顶射灯的照耀下，艰难入睡，早上 6 点准时被机场广播声吵醒。

但在浦东机场之外，那些露宿火车站外的人，只能蜷缩在过道处，连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。上海市民付先生亲眼目睹，在虹桥火车站外的流浪者把棉被一铺，就是张床，天一晴，就把棉被晾晒在附近的栏杆处。他们无处觅食和方便，连身为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“遮羞布”都无法维系。

火车站外，被滞留的旅客。/摄影：上海市民付先生

机场里的“集体野餐”

每天中午，浦东机场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会推着一个卖泡面的货车经过。这时，几乎全机场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小货车吸引，争先恐后地凑上前来。

卖泡面的机场工作人员。/图源：微博

货车里的泡面只有一个口味 —— 统一牌香辣牛肉面，没得挑，一个人只能买两桶。很多机场的滞留旅客，一天就靠这两桶泡面过活。Mikey 说，更早之前，整个浦东机场连卖泡面的地方都没有。

不过 Mikey 他们三人是个例外，他们的泡面可以论箱买 —— 不仅因为 Mikey 还在长身体，一天最多能吃八桶泡面，还因为他给机场抓到过小偷，立过功。

在机场偷东西的人，是位四五十岁的女性。某天，他亲眼目睹那位中年女性徒手拽开了上海某特产店的拉门，他看得目瞪口呆，“那个拉门只安了颗螺丝钉，拉垮得很”，他说，机场所有商铺的拉门，都是这个配置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你想拉，轻易就能拉开。

但当天，那位中年女性偷得实在有些过分 —— Mikey 看见她拉了个皮箱，拼命往里塞，烟、酒、泡面、老婆饼、奶糖、酸奶、纸巾等等。最终，她一人提了四大皮箱的东西，旁若无人地走了出来。他说，“对方把店里的东西都拿了个遍，连装东西的皮箱都是店里的。”

她的动静实在太大，但除了 Mikey 之外，机场里的所有人都对此熟视无睹。Mikey 跟这位中年女性有过结，早就想逮着机会整整她了。几天前，他在机场花 500 块钱点了份外卖 —— 一盒酸菜鱼、四份炒饭、一份小酥肉、一个南瓜饼、五六瓶可口可乐等。他盘算着跟“方舱大叔”与山西小哥一起吃。可等他中途打了个电话回来，那位中年女性把还剩大半的酸菜鱼一顿乱吃，炒饭也被她吧啦了几口，对方还拧开可乐直接

喝。听“方舱大叔”说，当时他们几个人拦她都拦不住。

Mikey 当时一直饿着肚子，他吃不了辣，每次都要把泡面过一遍水再吃。吃到后面，一到饭点，他就感觉是去上刑，“怎么又饿了？”这次，他好不容易点了份外卖，结果没吃什么就被那位中年女性给糟蹋了。他被气得直跳脚。

当天，趁对方还在收拾的间隙，他跑去找了好几位安保打报告说，“离你几百米处的地方，有人正在偷东西。”可安保硬是没搭理他。无奈之下，他直接拨打了110。警察到了现场，人赃俱获。那位中年女性当天偷了五千块钱的东西，被关进了拘留所。Mikey 摇身一变，成了机场的立功之人。

从那之后，机场工作人员经常会在给 Mikey 的泡面箱里偷偷塞些吃的，卤蛋、肉制品、面包、饼干等等。Mikey 他们三人跃升为整个机场的“特权阶层”，“经常能吃到些普通人吃不到的东西。”



Mikey 被投食的饼干、面包等。/摄影：Mikey

每天，Mikey 还会跟新来的旅客边搭话边要点吃的。“方舱大叔”通常会借着交流“过夜攻略”的方式，跟他们换食物。他们也会从自己的库存里，拿出一些给没东西吃的旅客。

浦东机场内部，也盛行“物物交换”法则。Mikey 会跟新来的旅客交换食物——基本就是交换不同口味的泡面、饼干、面包、咸菜等等，毕竟大家的食物都有限。

饥饿，是所有浦东机场滞留客的共同记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Mikey 第一眼就会看到无印良品货架上的零

食，还有隔壁冰柜里的可乐、冰淇淋。他已经快忘了泡面、饼干、咸菜之外的食物，是什么味道的，他很想尝一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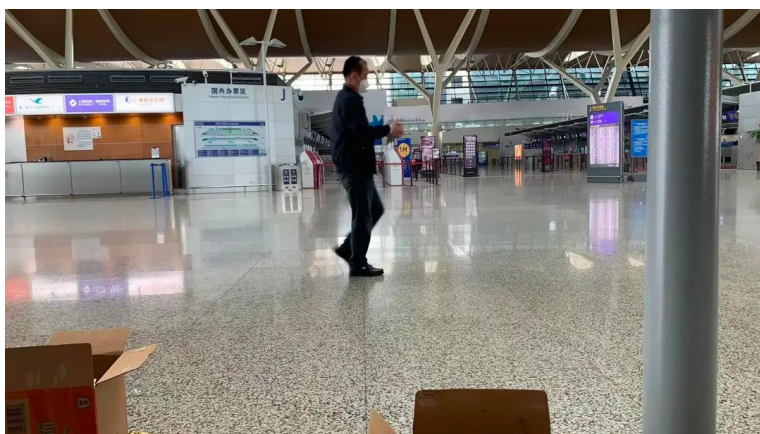
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些店铺宁愿白白开着冰柜、宁愿把东西放过期，都不愿把这些食物卖给他们？

可惜，他只能往肚子里咽口水，他离这些食物这么近，又那么远。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，反复提醒他：该吃泡面了！

只要能离开上海

白天，整个浦东机场分贝最高的声音，是循环播放的广播声：“温馨提示，请您全程佩戴口罩，并保持一米间距……”这段话 Mikey 在机场听了成千上万次，每次只要前奏声一响起，他张口就能背出接下来的话，“先中文念两遍，后英文念两遍。

广播会在白天多个时段循环播报，晚上也不能幸免，Mikey 算了算，每十分钟就要播一次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被这个“催命”广播成功吵醒。白天，他也被吵得什么都干不进去，“连打一把王者荣耀，都不能打个痛快。”



机场里，正准备活动身体的滞留客。/摄影：Mikey

吃完饭，Mikey 一时没戴口罩，立刻被机场内冒出来的工作人员抓住现行，“那个戴耳机的，快把口罩戴好。”

每次听到这个声音，Mikey 心里的愤怒就会增长一点。他不明白，在这个地方，“你没有饭吃，没人管你。你没有水喝，也没人管你。你没地方睡，更不会有人管你。没人管你是死是活，但你不带口罩，就一定会有人管你。”

近一个月多来，浦东机场就像是整个上海的一个横截面。

但机场里的所有人，都不在乎戴不戴口罩，他们只在乎怎么逃出这里、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

Mikey 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《荒野求生》里的“贝爷”，在玩一个生存挑战游戏。但在游戏里，“贝爷”至少知道明确的结束日期。不像他，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？

机票被取消了 20 多次后，Mikey 的情绪濒临崩溃，急需一个负能量宣泄的出口。在电话里，他跟我痛骂了三个多小时，尽情发挥了一个东北人的语言天赋。大部分时候，我只是听着，附和几句。

他还只有 17 岁，但却要面对这个操蛋的系统里最操蛋的状况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竭尽所能让他骂得痛快。

他的心气很高，“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艺考连南艺、中传的复试都没去，我就要赌北电，结果我赌赢了。”可下一句话，他的心情立刻跌回谷底，“可没想到，我输了，输在回不去高考上。”

“14 天内再回不去，我就要复读了，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复读的。我快疯了。”

聊到后面，他开始在机场散起步来，语气逐渐恢复平静。散步，是他在机场这段时间里唯一的解压活动。他说，他所在的那一层，从头走到尾，大概几十米长。他每天要来回走四五十圈。

散步时，他喜欢观察机场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他发觉在机场滞留越久的人，越喜欢把自己闷在一个角落，一个人对着一个屏幕，不说话、也不活动。”（他们都是）能不动就不动，因为动多了就会饿，饿了就要吃饭，吃饭就要花钱。”他对我说。



一个人躲在角落吃泡面的滞留旅客。/摄影：Mikey

Mikey 说，唯一能让大家提起兴头的事，就是抢票，“赶紧离开这里，是所有人唯一的盼头。”

几天前，Mikey 时来运转，买了张高铁票，成功逃到了杭州。现在，他正在杭州的酒店隔离，这次隔离至少要花费 5000 元。但他不在乎了，“只要能离开上海就好。”

他说，山西小哥也用这个方法离开了上海，估计现在也在中转地的酒店隔离。等隔离结束，他们应该就能顺利买票回家。

三人中，只有“方舱大叔”还待在浦东机场。Mikey 说，“方舱大叔”听闻去中转地隔离要自费，就打了退堂鼓。他们俩都离开后，我对“方舱大叔”很不放心。所幸，Mikey 跟我说，“方舱大叔”有个儿子，一直在远程为他打理一切。

“方舱大叔”还在执拗地等，等一班直飞家乡的航班、或是一辆能把他带回家的政府专车，不知道还要再等

多久。我只盼望，近期要去浦东机场的朋友们，能为他多带点吃的去。

注：以上所有采访对象，均为化名；上述所有图片除特殊标注外，均由受访者提供。

所在分类：▣社交同步,◎公民馆,▣副头条,
今日邮件,中国大陆

标签：上海疫情,跑路

相关文章

刘玄鸡 | 孙悟空的销账和跑路

三明治 | 上海封城那天，我在隔离区生了一个孩子

【404文库】DOODLEKIDULT | 一年前丁丁在上海

玖桌杂货铺 | 不为怀念，只为铭记

【年终专题】魔幻抗疫攻防战：2022年度“每日一语”